

工 人 時 代



6
3-3



天津人民藝術出版社出版

工人文藝叢刊之一

目 錄

學習、生產 天津東站機務段
(小歌舞劇) 機友劇團集體創作

驗 工 余曉·何苦
(獨幕話劇)

鑰匙在誰手裏 胡可·羽山
(獨幕話劇)



3 0614 2788 0

69341

希 望

我們在匆促中出這個工廠文藝叢刊，希望能夠表示我們對於中國人民的紅五月，對於偉大勞動者的五一節的敬意和紀念。希望用它來作為獻給勞動人民的一份禮物。

希望用這刊物來介紹描寫工人生活的創作，更希望用最大的篇幅來登載工人同志們自己的作品，（不論是快板、鼓詞、歌詞、劇本等各種形式）來反映出偉大勞動人民的現實生活。因為時間關係，我們還不能得到更多工人同志們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們相信工人同志的作品很快就會大量充實這個刊物。我們也希望一切在和工人結合過程中的智識份子同志們，更多的為工人來創作，更多的來反映勞動人民的英勇鬥爭生活，那怕現在還不够充實，還不够深刻，我們也歡迎。

希望我們的讀者們，特別是工人同志們，請你們多方面給我們提意見，多多把你們自己寫的作品寄給我們，幫助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在今後陸續出版中，得到更多的改進，得到更多的充實，得到進步。

人民藝術出版社

學習、生產（小歌舞劇）

東站機務段機友劇團集體創作

楊潤身幫助整理

人物：王二楞，三十多歲。楊平善，五十多歲。李際新，劉長福，五十多歲。

工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二十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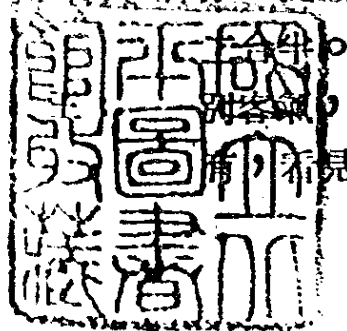
開場：王二楞，楊平善，二人右手提飯盒，左手一拿白麵餅，一拿餛飩：上唱（兄妹開荒第一曲）

(1) 正午太陽照當中，鐘兒達達嚮幾聲，工人休息咱吃乾糧，咱們大家笑盈盈。

(2) 咱們工人笑盈盈，烤餅餛飩咱拿手中，吃飽了肚子加油幹，多多生產打蔣軍。（二人坐下一面吃一面說）

王：（快板）共產黨領導辦法強，咱工友弟兄都喜歡，民主自由把身翻，咱生產學習作模範。你昨天教了我那幾個字，我一筆一畫記的全，今天我們來休息，你來再教我幾個字，我努力一個一個記心間。

楊：你一提識字，我的心中就遭了難，我斗大的字，也不過識他



好老楊，反正你文化比我強，我肚裏一個字兒也沒，看見報紙心悲傷，你們大夥都識字，就我是個瞎眼狼，

(1)

我在解放前就想學文化，可是肚裏有氣顧不上，如今咱們順了心，我的文化定加強，不要客氣快教我，你把我的老師當。

楊：對對對，行行行，我再教你四個字，聽我給你講端詳。昨天教的你是「努力生產」四個字，今天再教你四個字是「工人解放」。

王：好好好，好老湯，你給我把手兒寫地上。

楊：這個工字是工人的工，上一橫，中間立着一根棍。（楊寫在地上，王記在本上）

王：對對對，工人的工，上一橫下一橫，中間立着一根棍，一筆一畫記好了，再把人字寫分明。

楊：說人字最好學，我給你作個姿式你看清。
（楊立起把兩腿一開兩手一並）

王：這個字兒我寫下，謝謝你這位好先生。

楊：（又坐下）第三個字就是解，這個解字怎麼寫，聽我給你說一說，左上角是角角，左下角是角角；右下角有頭牛，右上角是把刀，和起來就是解放的解。提起放字更便當，再看我給你寫端詳，一點一橫長，一丿走南洋，拐把提起脚，文字在右旁。

王：四個字兒，我全記下，你再給我講一講。

楊：聽我給你講一講，工人解放不簡單，一想起來我淚汪汪，咱們過去作工真是不如馬牛羊，人家官僚老爺不做活，吃的好來穿的強；咱們工人兄弟活受罪，那個不是餓脊樑，沒有民主沒自由，咱連個屁兒也不敢放；又挨打，又挨罵，天天淚水往下淌。如今共產黨來到了，咱工人敢自由把話講，咱選出工人代表，共同商量，建設工廠。這就是咱工人政治上的

大翻身，這就是咱工人心眼裏的大解放！

王：咱工人心裏是解放了，可是工人生活還不太強！

楊：生活咱是還不大強，可是總該往前想一想，解放前你生活怎麼樣？

王：解放前生活也不好，現在應當過的強。

楊：你不明白工人解放的意思是怎樣，聽我再給你講一講：咱們全國還沒有解放，幾百萬軍隊前方來打仗，軍事時期還艱苦，生活還不能一下都改善，只要咱工人努力來生產，支援前線叫全國早解放，建設經濟大發展，咱們生活往後才能過得強。只有把中外反動派都消滅，才能祖祖輩輩得解放。

王：對對對，你的意見我贊成，只有努力來生產，才能永遠得解放！

（劉長福上）

劉：好好好，你們在這學識字，我也參加學一場。

王：好劉長福你真光榮，上次發明了切管刀，光榮花兒戴胸墜，我們向你來學習，多多發明多生產，努力幹活援前方。

劉：我光榮，咱們大家都光榮，我如今心眼裏順了氣，積極生產，發明理應當。

楊：對，咱們都努力來學習，政治文化都加強，咱不但要努力來把文化時事政治多學習，每天看報也是使思想開放。

王：提起看報我就悲傷，看見報紙一麻黑，怎把報紙看端詳？

劉：多聽別人講一講。（李際新提飯盒上）

王：李先生你如今把工人代表來擔當，時事政治知的詳，你早上到路局去開會，有什麼好消息對我們講一講。

齊：對，前方有什麼好消息，對我們大家講一講。

李：好消息多得很，聽我給你們說個清。

(工人甲乙至辛等全體二十餘名工友上)

齊：有了什麼好消息？我們都要聽一聽。

李：你們大家都一齊來，我頭一脹，臉一紅，把前方的好消息都忘盡。

甲：別客氣，李先生，快快給我們講一講。

齊：對對對！快快給我們講一講。

李：別着急，別慌張，我腦袋瓜裏想一想（想了片刻唱：兄妹開荒對口調）

乙：怎麼一回事哪？你快說個清，把所有好消息，對我們說分明

李：「唱」百萬解放軍，三路渡長江，昨天夜裡解放了南京城。你們高興不高興？

齊：「唱」慶祝大勝利，慶祝解放南京城，慶祝人民解放軍，咱們真高興！

李：「唱」解放軍到處勝，人民齊歡騰，南京江南全解放，全國的蔣匪快「肅清」

齊：「唱」慶祝解放南京城，慶祝咱們人民的勝利放光芒。

李：「唱」國民黨快完蛋，再鼓一把勁，堅決把反動派消滅個乾乾淨淨，不讓他再來害百姓！

齊：軍民團結，再鼓一把勁，把蔣匪消滅個乾乾淨淨，解放全國老百姓。

李：反動派吃敗仗，老美着了慌，想把台灣吞併了，叫台灣人當牛羊。

齊：台灣是中國的，要把台灣來解放，打倒美國侵略者，要把台灣來解放！

李：中外反動派，決不死心肝，我們要解放全中國，咱工人怎麼辦？

齊： 咱工人怎麼辦？齊心來生產，多多生產援前方，和平才能早實現。

乙： （快板）國民黨快完蛋，老美帝國也白瞪眼，只有努力幹下去，積極來生產，消滅一切反動派，真正和平，才能實現。

劉： 真正和平，才能實現，咱們工人要加油幹，加油幹，我們裝修工友和你們運輸部份挑挑戰，我們要有材料，不漏修一切廢料用周全，修出車來要美麗，要讓他跑起路來不誤點，活兒我們幹的好，保證各個不偷懶，我們的條件，就是這，你們敢不敢挑戰？（分開了甲乙兩人群）

甲群齊：對對對，我們條件就是這，看你們敢挑戰，不挑戰。

王： 敢挑戰，就挑戰，咱們比量比量看。火車不用推，說話不用吹，我們開起車來要讓他快，準時出發不誤點，節省煤，節省油，機車不出事故，保證運輸不困難，解放軍，打到那裏去，我們的機車跟後邊，我們要把火車頭，開到大上海，開到他大武漢，開到他廣州去過海到台灣，解放全國老百姓，爭取和平早實現。咱們看到底誰模範？

乙羣齊：咱們比量比量看，咱們看到底誰模範？

齊：「唱」前方將士打勝仗，咱後防工人齊生產。

多多生產援前方 爭取和平早實現。

（連唱三次，每次擺一個隊形，第一次是工字隊形，第二次是人字隊形，第三次是圓圈舞着唱。） （完畢）

(獨幕話劇)

時間：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統治時代。

地點： 官僚資本所辦的天津×紗廠。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王 三： ×紗廠人事科工役，幾年來一直過着侍候人的生活。在國民黨統治下，工廠裡那些奇形怪色，已見得多了，有時實在憋不住氣，抑鬱的心裏，多少會爆發出一絲正義感；但作爲一個侍候人的工役，又有什麼法呢？

韓寶昌： 三十四歲，×紗廠人事科小職員，十二年來文案生活，在封建官僚淫威下，使他趨向消極，「明哲保身」，能忍則忍，性情忠實，有同情心。

大老張： 年在五十左右，×紗廠人事科主任，依靠販賣人口出身，性好色、陰險、刁滑。表面上擺出一副慈悲相，內心打算男盜女娼，利用職權，作威作福，欺壓工人，實質上是官僚資本家的走狗。

小老陳： ×紗廠人事科科長，三十二歲，門子貨，油頭粉面的陰險人，自作多情善感。胡四一流角色。好色、心狠：一脚踩着工人，一手攀住上級，大老張的忠實助手。

宋成子： 四十左右，原爲某紗廠工人，現失業。打從十六歲起，就在工廠裏做工，反抗性強，正因性格如此，常得罪那羣狗

黨，而常遭失業。他要反抗，他要推翻這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但是往往摸不着方向。

胡八斤：小老陳小舅子，地痞流氓。

蔡蘭英：失業女工。

張月秋：三十上下，失業女工，有十八年的工齡。

李小花：十八歲，單純的女孩子，爲生活所逼迫而來請求上工。

老工人：×紗廠織布工人。

劉秘書：×紗廠秘書，當地國民黨黨部委員。

羣衆：甲，乙，丙……多人

景：人事科辦事室，舞台正面爲一雙層玻璃門，可以望見外面走道及倉庫。左面一門通內室，門側靠台口擱着小桌，上有茶具。舞台正左右面八字形地放着二張辦公桌，這是大老張小老陳的坐位。台右前角，一辦公桌爲韓寶昌用。左內室門台角有一衣架上掛着二件大衣及圍巾之類。台左前角生一火爐，靠後置有沙發之類。牆上有一驗目力的表，一蔣介石像及其他統計表格之類。

幕啓：十一月，刮着冷風，陰霾的天氣似乎要下雪，門外不時傳來一陣喧鬧和低聲怨咒的人聲，一羣等待着驗工的失業工人，他們從早晨七點一直等到現在，在寒風裏凍得直抖擻。從內屋裏斷斷續續傳來一陣尖銳淫慾的笑聲，間而有人打着拍子，哼着女人的調子，唱起京劇。牆上時針指着十一點十分。

幕啓時，韓寶昌伏在桌上寫公文，不時停筆抬頭望望內屋和外面，然後又無可奈何地伏下再寫。王三在整理着辦公桌，收拾茶具，屋內靜寂。

（稍停，工人甲入）

工 甲 (疑惑地)：先生！還驗人嗎，我是個織布的能看六台……

王 三 (簡稱王)：不驗人了，織布廠人够了。

甲： 不驗人了！（稍停）先生，我求求你……

王： 求我頂什麼用，這是上頭吩咐下來的，我那能作主。

甲 (不知如何說好)先生，我從前在恒源家織布，因為害病多歇了幾天工，叫廠里給開除了，先生，我一家五口子，就指我一個上工，你想……先生……

王： 這……唉！不是我不肯，我主不了這個事……

韓寶昌 (簡稱韓，同情地)：留下吧！聽他說得怪可憐的（開抽屜取表）唉！做工的人就是指身為業，沒活兒幹就得餓肚子，好吧，來填個表吧。（稍停）我可告訴你，這全是碰運氣要是碰上張主任高興，也許能驗上，你叫什麼名字？

甲 (感謝地)：張振華，卅二歲，在恒源幹過五年，看六台車。

韓 (寫表)唔……（稍停）好了，你到外邊等一回兒，等張主任，陳科長來上班，叫你，你再進來。

甲： 謝謝先生。（下，外風聲漸緊……）

王 (無可奈何地)：唉！這年頭做份工也真不容易，幹嗎也得有個門路（指外）這些人哪……別看他們都有手藝，說不定就驗不上，好事都給有門子有窗戶的留着哪！唉，咱們這人事科，到像他媽的閻王殿。

韓： 算了吧！咱們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管的了這末多？這年頭還是少管閒事為妙，「和為貴，忍為高」當管的管，不當管的不要管；該說的說，不該說的不要說，豈不知是非祇為多開口，一不小心，連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

王： 韓先生，咱們這紗廠這人事科，有些事真叫人看不下去，打這工廠一開工我就在這兒做工，二十多年了，日本投降到現在

在，更是一天不如一天，嗎事都看透了！也不是我願意多管閒事。你說在以前，有手藝還能混口飯吃，打國民黨接收後，有手藝也不行了，讓人家有門子的給頂了。

韓：（善意地）小聲點，老王，（向內望）唉！也真是，就拿我這小職員來說吧，在這幹了快近六年了，叫寫就寫，叫抄就抄，從早到晚，手都寫麻了，還是底薪廿四塊；可是家庭負擔越來越重：一個太太，三個孩子，連我五口人，別說穿衣，吃棒子面也不夠。

王：（會心地）你看人家那門子貨，嗎也不會，嗎也不幹，每天簽簽到，看看報，抽抽香烟，說說笑笑，不到點就回家睡大覺。刮風不來，下雨不到，一個月難得上十個班，可是人家底薪八十塊。你呀，再賣棒子面也是廿四塊，韓先生，（一面整理好茶具）你說到那兒說理去？

韓：（息事地）廿四塊……唉！（拿筆欲寫，又擱下）有什麼說的，將就着過吧！「人在屋簷下，怎敢不低頭」……還是忍耐着點吧，能保住這飯碗，就是好事……唉！像咱們這號人廠裡還多着哩！

王：（感情地）忍耐，忍耐，低頭低够了，肚子都快氣炸了！

韓：那又有什麼辦法！人家看我做一個小職員挺不錯，光坐在屋裏，動動筆桿兒，其實你看我，從早到晚，拼着命寫，寫，（掉下筆）人還沒老，頭髮都白了，眼睛也愈來愈近視了……

王：這年頭兒誰都一樣（指着門外）你看看這夥等着驗工的人，打早晨七點等到這回兒，十一點多了，她媽的快下班了，外面又刮風，又冷，這是嗎回事兒呢？你再看看人家（指內室）……好像沒事兒一樣，十點才來上班，喝茶，吃點心，聊閒天，不管人家在外受凍受餓……這……那兒有理呀！

（門外一陣緊一陣地刮着風砂，混雜着低沉的人聲，內屋有人輕輕地按着拍子，唱起「起解」，王三整理好茶盃，韓繼續抄寫）

王：（憤恨地）：她媽的老爺們還不該出來坐堂！

韓：（含糊地）：唔……快了，該出來驗工了。

王：（抬頭看鐘）：十一點半分了。

（室內沉默，窗外風聲，天色漸漸陰沉下來了。工人乙啓門入，站在門口張望）

王：嗎事？

乙：冷得受不了，想在這兒暖和一下……在外頭站「四個多鐘點」……

王：不行，兄弟！外面刮着大風，挺冷的，讓你在裏屋暖和暖和，本來有嗎關係……可是回頭叫主任看見了，咱們都得挨尅……兄弟，還是在外頭呆一回兒吧！

乙：什麼時候了，還不出來驗工！

王：快了吧，對不起，兄弟，委屈一下，外面等一回兒。

（工乙下）

王：（發洩感情）：等着吧，驗工……她媽的簡直是把人當猴兒耍。

韓：（擔心地）：小聲點，你又何必呢？給張主任，陳科長聽見了，又是一頓臭罵！

王：（索性罵起來了）：叫他罵吧，怕嗎？老子在這廠裏混了卅多年，誰家的臭底兒我不知道，驗工，驗個屁！光檢娘兒們開心，長得不好看的不要，有小孩兒的不要，有婆家的不要，沒送禮的不要；……那兒是驗工，拿窮人開心。

韓：咳……咳……算了吧，犯不上，「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

人瓦上霜」，還是少管閒事。

王：韓先生，你那份心事，我也明白……我家裏也是攜家帶口的，誰不怕砸破飯碗，要不我還願意低聲下氣地侍候人家，可是這也實在叫人看不過去呀！

韓：所以啊，少管閒事爲妙，免得野火燒身，自找倒霉！

王（突然地）：韓先生，你看看（指桌上禮物）（韓向門外瞧，一大群等候驗工的人在風裏掙扎）……咱們窮哥兒們就是再有手藝，有本事，也頂不上攀上一門好親戚，送上五十個雞蛋那份兒禮。

韓：算了……算了……

王：韓先生，咱們廠裏，那一科也養活着吃閒飯的門子貨，可是有技術，有能力的工人就餓着肚子。

韓：別說了，別說了，小心叫人家（指內屋）聽見……
（內屋笑聲漸弱，有人叫「王三……王三哪……」，王三一面答應，入內，下）

韓：（急忙整理了一下文稿）唉：人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

（王急出，走向中門，啓門，群衆一擁而進至門口，王在門口大聲叫：「兄弟…各位弟兄…別嚷嚷，馬上驗工…別吵…叫到誰的名字，誰就進來……遵守秩序」話音一停，外面聲漸息，舞台上沉寂一回。王回身將辦公桌上的登記表整理好，到茶桌旁，沏茶，準備點心）

（舞台左門啓，大老張和小老陳出，大老張胖而高大，穿一身古銅色的綢長袍，黑漆皮鞋，四方臉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長着一束八字鬚，走起路來反扣着手。小老陳，西裝革履，黃皮鞋，飛機頭，滿口金牙，白淨淨的臉上襯着人工的紅暈。說起話來軟綿綿的，好像明星小生；走起路來一扭一搖

，好像黛玉再生。小老陳與大老張一面走出，一面談得有聲有色，有什麼事觸動了大老張之所好，一出場二人就哈哈大笑……)

陳 (一面走，一面做出一副天女散花的樣子)……老八穿着一身紅……一出呀，「拍啦鏈鑑……」那未一亮相，我就領頭兒來個「好！」……嘿……小娘兒們可真不壞，又騷又俏，大屁股一扭，跟着就……哈……哈……

張：……哈……(轉向辦公桌，轉過身來，一摸八字鬚)那麼今兒晚上……還去不去？

張 (嫣然一笑)：去吧！……嘻……嘻……捧捧場，花上三千二千的，包你弄到手……嘻嘻……

張 (猛然大笑)：好……好……哈哈……哈……

(王先送茶，後遞上一盒點心，陳靠近張後沙發坐着，王送上一封信，二包禮物)

王：張主任，今兒早晨送來的一封信和二份禮……您收下。

張 (瞧瞧禮物)嗎東西？……雞蛋，好，好……收下(拆信)

陳 (伸伸懶腰)好個啊，昨兒晚上玩兒到天都快亮了。

(張、陳吃點心，靜默。門外群眾擁擠於門口，風呼呼地刮着，有人嚷：「媽的，什麼時後了還不驗工……」。「別裝腔了，外頭冷得受不了你知道嗎？」。「……七點站到現在，就是要飯也早該打發點兒……」)

張 (把眼鏡一送，虎視地往門口看)：什麼東西？誰在外頭罵街？要是等得不耐煩，就他媽的滾……一點禮節也不懂，滿嘴噴糞，真他媽的「下三濫」！

陳 (若有所思地)：唉，老張，別忘了，小娘們真够味……今兒晚上我請客。

張：好……好……一言爲定。

(王靜坐在茶桌旁，韓拿起公事，一份遞張，一份遞陳，陳抽起烟捲)

陳(手一揮)：攔桌上……

(韓將公文攔在陳辦公桌上，就原位，陳慢慢地踱到坐位上，拿起登記表，一張張的翻了一下，示意王三，王急出中間門，大聲喊：「別吵……馬上驗工，叫誰的名字誰就答應」，王入內，收拾起桌上的盤子)

張(過去，對陳)：……等回兒(作耳語)快十二點，怕來不及。

陳：我看……下午再驗吧！

張：那不好，得先驗幾個，要是上頭來檢查，也有幾個應應點。

(二人會心的一笑，張坐下，架起腿，吃茶；陳拿起登記表)

陳(對韓)：韓先生……登記表都齊了吧？

韓(有禮地)：齊了，陳科長，就是有幾份寫得太亂，重新再騰了一遍兒。

陳(將登記表給張)開始吧？

張(看表，叫名字)：嗎……宋……成子……

王(走向門口，叫)：宋成子有嗎？

(外應有，宋成子入)

張(看他一眼，看一下表，不理睬似的)：你叫什麼東西？

宋(覺得受了污辱)：人嗎，什麼東西！這叫嗎話？我有名有姓，叫宋成子。

張(大喝)：少廢話，多大了？

宋：四十一。

張：那個廠出來的？

宋：新大。

張：新大！（近視眼往下瞅了一眼，搖搖頭）
陳：新大出來的，不能要，不……能要，新大出來的，多半是小偷能手○
宋（反抗地）：先生，你不能平白的無故冤枉人，你怎麼知道我是小偷！
陳：放屁！這是嗎地界？不許多嘴○
張：不是小偷也是蘑菇匠，不要，不要○
宋（開始忍不住）先生，憑嗎說我是小偷，蘑菇匠，你先生親眼見了？
張：誰跟你這種人蘑菇，看你那副賊眉賊眼的窮骨頭架子，還逃得脫我們的眼，你看你像個嗎東西？
宋（憤怒）你像個嗎東西！
張（威風凜凜地）：混蛋……滾出去……出去……
陳（同時地）：去……去去……外頭有的是西北風，够你喝的…
宋（怒不可遏）：你們不能不講理，我幹了升幾年工，織了八年大布，看八台車，我……
張：看八台車，看十二台車也不要，廠裏沒有那末多車給你看○
宋：咱憑力氣，憑本領吃飯，也得爭口氣，你們不能蠻不講理，我宋成子長了那麼大，從來不含糊，吃不了這碗飯也得爭口氣，你們憑嗎侮辱人？
張：這小子，窮骨頭還能有志氣，你那兒人？
宋（直截地）：天津衛的怎麼樣？
張：怪不得不是人揍的○
宋（乘機反攻）：聽你說話，不也是天津衛的？
張（覺得受不了）：放屁……王三……拉出去，給我滾……
陳（對張）：天生的窮骨頭……張主任，不要他，往下驗吧○

張 (接叫第二個)：蔡蘭英○

(王三勸宋走，宋一摔手，不動)

宋 (爆發地)：哼！對你們說，我宋成子從小在工廠裏長大，你們這些把戲瞞不住我，我上不了工沒關係，你們太欺人……

陳：滾出去……出去，叫……叫廠警……

宋：不用，我犯了什麼法——誰敢叫 (王三欲拉) 別拉……自己走 (下)

張：她媽的這小子……(看表)蔡蘭英……

陳：蔡蘭英……名字取得不壞……嘻嘻……

(王在門口叫：「蔡蘭英……」，女聲應：「在哩○。」門啓，一中年婦人，抱一小孩，害怕地推門入)

張 (抬頭沒看見，向外)：蔡蘭英……(低眼見人)你進來幹嗎？

蔡 (不敢抬頭)：我叫蔡蘭英……先生，我請求上個工……

張 (沒興趣)：走……出去……出去……這是工廠，賣力氣賺錢，不是托兒所，不是同善堂，瞧你這德行，四、五十歲的人，又有小孩……不行……不……行……

陳 (打渾地)：你到想廠裏給你顧個奶媽，不行，二個山字「落」在一起，請你出……

蔡 (驚慌失措)：先生，小孩我可以托咐別人，你可憐可憐我一家八口人……

張 (不耐煩)：誰聽你那一套，又是一家八口人，三天沒吃飯，告訴你，這兒不是同善堂，不捨粥，王三，叫她走……

蔡 (哀求地)：先生……我求求你……我能織布，我幹了五年多了……

陳：王三，你站在那兒幹嗎？快快，叫她出去……

蔡：先生，我……我能……

王：大嫂，走罷！沒辦法的事，……再想想別的法子吧！

（蔡無可奈何地下）

李：韓先生，這兒有幾份公事立刻要辦，你到總務科去一下……

韓（接公文）：好……好……（下）

張：她媽的，真倒霉，今天簡直有點兒不順遂。（取表，另叫第三個）胡……八斤……

（王叫：「胡八斤」，外應：「嘿……嘿……在這兒……」胡八斤推門入，地痞流氓，歪帶禮帽，馬臉金牙，臉上貼着二塊太陽膏，黑綢破長褂，翻白袖）

胡（脫帽，頻頻點頭）：咳……咳……先生……先生……

張：你叫……

胡（緊接）：我……胡八斤……咳……小名胡八斤……

張：你會幹嗎？

胡：嗎都會……嘿嘿……嗎都會……

張：以前上過工嗎？

胡：以前……以前沒有，這回兒來上工，其實要手藝那一套……嘿嘿……一學就會……

張：嗎都不會那怎麼能行……總得有些手藝。

胡：沒三天的「力八」（註），一學就會……嘿嘿……我兄弟沒辦法……您多費心，賞個臉兒，混口飯吃吃……嘿嘿……（一面伸手在口袋中摸索）

張：咳……你的眼睛怎麼……（向前近視）怎麼直翻白眼，那不行，看不見那能幹活兒……你看……是個斜眼……

胡（取出一封信），嘿嘿……先生……不要緊，沒關係……有張字條你看看……

（張取信拆看，胡掏出半支烟捲兒，取火抽烟，王三在一旁

憤憤不平)

張 (走近陳，以信示他) 咳……陳先生，這個……

陳 (自然的)：我們是老弟兄……不要見外……(點頭示意)

張：好吧，你在這兒呆一回兒……哈哈……自己弟兄……照顧不到多包涵。

胡：沒說的……以後多栽培……多提拔……

張 (思索片刻)：不過你是個斜眼，得想個地方安排安排……是吧，陳先生？

陳：唔……(用眼示意)

胡 (賣弄地)：沒什麼，眼睛……嘿嘿……不斜，小意思……看得見，看得見……

張：好吧，(指向沙發)你候一回兒。

胡：好……好……謝謝 (坐，陳示意王三，王三不樂意地給倒一杯茶。陳從抽屜裏拿出二張寫得整齊齊齊的驗工登記表，走向張)

陳：張大爺，(指表)這二個都談妥了罷？

張 (點頭，把小陳拖向一角，輕聲地說)：這個……前天李處長寫來了一封信，說是他的內親，送來了二份禮，一塊旗袍料，一包點心……「法律也不外乎人情」，何況多添一二個人的問題，有嗎關係？

陳：唔……唔……那就叫他在人事科掛個辦事員名兒吧。

張：好吧，(陳取筆填表)咳……這一個劉品仙，就是蘭花的乾姐妹，蘭花死氣白臉的託我給他找個事兒，又請我吃了頓飯，我抹不過臉去，也就答應了下來，你看這個小娘兒們安插在那兒好？

(在二人對話聲中，宋成子及工人甲、乙溜入室內，靠牆站

着，王三裝成不知，坐於一邊)

陳： 嗯……嗯……(回頭見宋等人)哎……你們進來幹麼……出去……出去……

(王三請他們出去，工人甲、乙下，宋成子屹立不動，王三乾着急，無可奈何)

陳 (以爲人已出去)蘭花那個乾姐妹，她嗎都不會，純粹是個花瓶……化妝品……嘻嘻……

張 (引起胃口)哈……哈……長的到挺好看，眉是眉，眼是眼的，我看留下給想個辦法吧？

陳： 好……好，留下就留下(取筆填表，回頭看錶)時間不早了，趕快驗幾個交差事，別就誤了一點半那個約會。

張： 到十二點走吧，回頭上頭下來看看，沒有人也不好，反正名額都頂滿了，連你(指八斤)那個小舅子……

胡 (配合地)：嘿嘿……以後多指教，多提拔。

張： 沒說的，兄弟……小陳哪，趕緊驗上二個吧，應付應付公事。

陳 (接過表來)好……張月秋……

(王出去，外聲：「張月秋」，女聲：「在這兒……先生」張月秋穿着一身藍布襖褂，三十上下，多年來勞累的工作，使她精神萎縮；但爲了生活，不得不在已有皺紋的臉上抹着些脂粉，強打着精神來驗工。十一月的寒風吹得她直發抖)

張： 你叫個張月秋。

秋 (害羞地)是……

張： 今年多大了……

秋 (含糊地)二十八歲了。

張： 二十八了，別她媽裝蒜。

陳 (打渾地)還是個閨女啊！……哈哈……別跟我們爺兒們說說
了，我們是幹嗎的？

秋： (低頭，難受)先生……你們別這樣，我是來上工的……

張： 上過幾年工了？

秋： 九年了，搖紗，合絲，粗紗都會。

張： 靠上個爺兒們了沒有？

秋： 有了……先生，我紗廠裏嗎活兒都能幹，我求求你……

陳： (不耐煩地)得了……得了……三四十歲的老太婆還上嗎工？
站在車檔子裏好看嗎？看你那德行！

張： 有爺兒們不行，幹不下活兒去，老想爺兒們……哈哈……想
嗎？

秋： (低頭不語，羞辱，悲憤)……

張： 走吧，走吧！家吃去吧！

秋： (突然地，不知從那兒來的那股勁兒)先生，你們不能平白
糟踏人哪！我打小就上工，憑力氣吃飯，也沒做過一件虧心
事。前年生了一場病，廠裏把我開除了，爺兒們也叫國軍抓
走，當兵去了！一家老小，靠我一個人養活，賺來的工錢買
不了一袋麵，這回兒十多臘月的時候，我一家老小上那兒吃
飯去……先生，我求求你……我幹了九年紗廠，嗎活兒也會
幹……先生……

陳： (不耐煩)那兒有那麼多時間和你增嘸……出去，出去，不要
你！(把登記表一撕，丟入字紙簍)看見嗎？這是工廠……不
是養老院……

秋： 先生，你們得考驗考驗我的手藝，做工的人，離開了工廠，
有嗎辦法？你們得讓我活下去呀……先生，一個娘兒們你叫
我往那兒去？你叫我住那兒去……先生……我求求你……

張：愛到那兒就到那兒！……去……去……娘兒們的事真麻煩○
（王三在一旁漸有愠色，宋成子盤住火看着，胡八斤抽口氣，欣賞着眼前的場面）

秋：（再也忍耐不住，爆發出多年來壓積的感情）：哼！你們做人得憑良心！吃飽飯，拿我們窮人開心，你們安的嗎心？做工還要選年青漂亮的……你們家裏沒有大大小小，你們家裏沒有姊妹，你就這樣對待我們……

張、陳：（同時地）：嚷什麼……出去……出……去……

秋：（愈說愈興奮）：窮我窮得有骨氣，你們這幫人，我早就看清了，頭也低够了……

胡：（竇好地）走……叫你出去……你瞧你那兒是來驗工的……

陳：（制止）沒你事兒，別管！

胡：（沒趣地）咳……咳……其實……

秋：咱們憑力氣賺錢，我沒有錢，送不起禮；沒有好親戚，攀不上好門子；但是我們有良心，不像你們這些狼心狗肺……

張：她媽的，大胆放肆，你想造反？不想活啦！王三，叫廠警捆起來……

秋：憑嗎捆起來……吓唬什麼，自己會走○（回頭就走）

陳：（莫明其妙地直搖頭）臭娘兒們好厲害，真她媽的大清早晨活見鬼○

王：（插嘴，諷刺地）：不早了，快十二點了……

陳：沒你的話，沏茶來○

（王三沏茶）

陳：（對張）：臭娘兒們長得漂亮一點到可以將就上工○

張：（輕蔑地）：得了，得了……瞧她那德行，用人的時後也不要她，別說現在不等人用○

陳 (另取登記表)：李小花……嘿……新手，才十八歲，叫李小花。

(胡見王在沏茶，急忙跑到門口，叫：「李……」)

陳：八斤，你坐一回兒，沒你的事兒……在那兒好好等著。

(王三沏完茶，給張、陳倒茶，胡沒趣地自己倒了一杯茶。)

王出，門外隱約地傳來喧鬧聲，有人在大聲罵街，王在外叫：「李小花」「諸位別吵……李……小花」「誰叫李小花？」女孩聲：「在這兒……在這兒」李小花不安地上，宋成子索性坐在沙發背上，看着。)

張 (對小花)：妳叫個嗎呀？

小：李小花。

張：多大啦？

小：二十四。

陳：別撒謊，這兒明明寫着十八歲……

張：這娘兒們倒不壞……哈哈……

小：(含羞，低頭)先生……

陳：咳！你真是愈活愈糊塗，人家是閨女……

張：(引起胃口)啊！閨女(起立支支眼鏡)讓我來「露西」「露西」
(註)(張反背着手上下四周的打轉了一遍，手摸着鬍子顯出一副淫慾的臉相，一面走一面不住的點頭。小花羞慚得頭直往下低，憤恨和求生二種思想交織成複雜的心理，她想反抗這羣吃人的魔王，但是她也彷彿看到躺在床上呻吟的父親，她要活下去。)

張：(摸摸她的頭髮，邊看邊說)才十八歲，哈……哈……哈……大閨女……

陳：(打趣地)：張大爺……胃口可不大……

張： 哈……哈……來……來，抬起頭來看看……

小： (低頭不語)……

張： 喂……小孩子……我們又不是老虎，還能吃掉你，怕什麼……
… (伸手撥起她的頭，小花眼內充溢着恐懼和仇恨的光。大老張仔細地瞅了一下，搖頭。)………不像……不像……

陳： 不像什麼？

張： 不……像，那兒是閨女，你看……眼眉就不一樣……嘿嘿，騙不了我，我這三十歲寡婦養小子，老手兒啦……可不像整個兒的黃花閨女！

(小花壓制住了心中的憤恨低頭哭泣。屋外，風又刮得緊起來了，飄着小雪片兒，人羣騷動起來了，隱約的帶來人聲「她娘……麼玩藝兒……挺不是人揍的……」，「我操她祖宗十三代」「算了算了……刁把握在人家手裏，那有窮工人的理…」宋成子眼色發紅，捏緊了拳頭。門開，進來一年老工人)

老： 大爺！

張： 嗎事……

陳： 去！去！去！你不看有公事，正驗着工！

老： 聽說工房裏有一間閒屋我想頂一間工房……

張： 那個小子說的……

老： 十一二月了，外面都下雪了！找間破房住着，一家老小凍的受不了……

張： 多少工號？

老： 七二〇三〇

張： 拿本子來看看。

(老遞上工本子，張往桌上一丟，手一揮，轉身對小花欲講話…)

老：張大爺……你老人家行好積德可不能……（上前求張）
張：就是你事多……回家去吃去……這廠裏活你幹不了，現在也不用人，本子留下開條給你算帳去吧！
老：張先生……我求求你……陳先生……你……
陳：我管不了，就你事多，一回兒這個，一回兒那個，把張大爺惹翻了，又這麼哭……咧……的真討厭！
張：出去……不要你……出去……再進廠打斷你的狗腿！
老：大爺二爺你可憐可憐我這快要死的人……你可憐可憐我，我作工作了十四年了，我沒家沒業的，你說我那兒去……
張：廢話……（撇開老工人）放手……滾……滾，老幫子不想活了。
○（張一把將老工人推出去。屋外又起一陣騷動。）
張：（回頭見宋）咳……你幹嗎……出去……王三！
宋：（宋憤憤的往外走，把門使勁推開，又使勁碰上。）
陳：（轉對站在哭泣的小花）站過來一點，以前上過工沒有？
小：沒有，嗎都不會○
張：嗎都不會（停一回）陳先生我看她人小，到聰明，收一個養成工吧！
陳：好，明天來上班養成工○
小：（閃出逼人的光輝堅決地）：養成工……我啥都不會，我……我不想幹了○
張：什麼？留你做個養成工你不幹……她媽的真不知好歹呀！
小：（憤激地）我不幹……我不幹……（突然）媽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死也不幹紗廠！（抱頭痛哭衝出。屋外人聲愈來愈響愈激烈，突然又靜下來，只聽見皮鞋托托聲。劉秘書入）
陳：真她媽的……（陳張相對哈哈大笑）（見劉）……喔……劉秘

響。

(張陳二人立刻站起來行了一個90度鞠躬禮，二人不約而同的搬椅子，二張椅子同時放在中間)

陳張 (奴顏卑膝地)：請坐……請坐……劉秘書。

(王端茶，張遞上烟，陳給點上火，韓寶昌急上，把公文交給張，復原位)。

劉 (轉身向外)：什麼事……驗工時那樣吵吵嚷嚷的……

張、陳 (同時)：沒事……嘿……沒事……劉秘書，劉委員……

張 沒事……剛驗完工……

劉： 驗工驗完了！

陳 (急送上登記表，獻媚地)劉秘書……您過目……

劉 (翻閱了一下，攔下，轉身見胡八斤)你是幹麼的？

陳 (急爲支應)：咳……他是來……是我的……

胡 (脫帽一鞠躬)：委員大人……我是來驗工的……嘿嘿……來上工的……

劉 (訓斥)這是嗎地方，你隨隨便便的？

陳： 咳……劉秘書……他是我……

劉 (發現奇蹟)：……不對……你眼睛有毛病……那怎麼能上工……

張： 就是眼睛有點毛病，手藝到挺強的。二、三十年的老工人了……

劉： 那不行，…(指牆上驗目光表)給他試試。

(陳上前驗目光，胡在台一角，左右二眼屢試屢不行，上下缺口驗不對，張乾着急，門外羣衆擁擠門口觀看)。

劉： 不行……眼睛看不見……

張，陳：是……是……

劉 (對胡)：你瞧你配得上驗工，這是嗎地方，你想欺騙我們？混蛋……(拍拍兩聲耳光)

胡 (急躲開)：大人……我看得清楚……嗎都會幹。

陳 (見劉又欲打，急上前阻住)：劉秘書，這是我的……(作耳語)……明天兄弟……

劉 (點頭，一面說)：你的小舅子！

陳：是，……是我的小舅子……

胡：是，是，小舅子……我是小舅子……

劉 (對胡)：你是他小舅子？

胡：是……是……小舅子……

劉：小舅子行，別見怪，啊！馬馬虎虎給個書記工吧！

張、陳：好……好……(示意，讓他下去)，明天到廠裏來報到……

胡：謝謝……劉秘書……嘿……委員……謝謝……大爺，二爺。

(胡脫帽急下，外群眾譁然，劉轉身對門外。張、陳急至門前，對外：「別嚷，鬧什麼？劉秘書在這兒，……都回去，驗完工了……都回去……」)，

張、陳(急回)：嘿……劉秘書，請坐，請坐……(遞茶)

劉 (手一擺)：快十二點了，我要回去。(陳急去啓門，劉下)

張：(吁了一口氣，抹汗)媽呀！你那個小舅子也太不識貨了，那麼個怪樣……

陳：那兒是我的小舅子……胡八斤是這兒地方上流氓頭兒，坑蒙拐騙偷，文武雙全，可是咱好幫手，以後得多照顧點兒……人家今天挨了二個耳光，也受了委屈啦！

韓 (送上公文)：張主任，您過目一下……

張 (儼然地)：攔下一二天沒有關係，明天再說……怕少你工錢。

韓： 是……是……

陳： (看錶)到點了……咱們走吧！

張： 好，今天一早晨真她媽的倒霉，碰上這些餓不死的窮小子。

陳： 天生的窮命鬼，(稍停，忽然心有所得)老張，下午到那兒去，可別給兄弟找丟臉，擺出你那大紗廠主任的架子來……

張： 那……當然，放心吧，兄弟，情好兒吧！(註)我幹這個是老手了……哈哈……走罷！

(二人往衣架取衣帽，門外吵鬧聲愈來愈烈，中門大開，宋成子和老工人衝入)

張： 又是你！你來幹嗎？……出……去。

宋： (急憤地)我問你們一句話，你們有良心沒有？

陳： (陰險地走進一步，慢吞吞地)今天我陳二爺賞你一個臉，回答你一句話，告訴你，我要在社會上沒有這一手兒，還能混得了這份差事，人事科長，嘿……嘿……有良心怎麼樣？沒良心，你又把我怎麼樣？

宋： (氣得發抖)有良心該拿出些人性出來，要是沒良心，也該讓窮哥兒們明白明白。

老： (爆發)你們不能這樣狠心，有技術，有本領的不要。上工非得送禮，鑽門子，我那一件事得罪了你們？我沒錢送禮，就不讓我頂工房，還繳了我本子，不叫我上工，你安的嗎心？你說……你說？……

張： (覺得天下翻了)：我不叫上工就不叫上，誰敢說個不字，簡直沒王法了！

老： 什麼王法？王法誰是你們這群坑人的傢伙的靠山寶，你們坐朝廷，你們提着刀把子，你們就欺壓窮工人，你們……

宋： (大聲喝)：你們二個吃什麼長大的？你出來看看(指門外，

同時自己站到門前○羣衆在門口大嚷)

張、陳：叫廠警，王三……你……(王三不理)，韓……韓先生……叫廠警……目無法紀，要造反……

(韓進退兩難，群衆絡繹入內，紛紛指罵)

宋(走近張陳)：你們睜開眼睛看看，這麼多人，刮着大風砂，下着雪，有老的，小的，從大清早等到現在，是爲了什麼？爲了要活，要吃飯，可是你們不讓我們活，不讓我們家裏的老老小小活下去，你坐在屋裏，喝茶，聊娘兒們……你們好狠心呀……

張：混蛋……你們簡直是土匪造反○

(門外群衆擠入，把張，陳夾在中間，衆憤恨已極)

老：造反……你們不讓我們活，要我們餓死，還說我們造反！打有這廠子就有我，這裡的地是誰給平的？屋子是誰給蓋的？機器是誰給裝的？你們今天不要我……

衆：對，對，老頭說得對！

張、陳：放屁……反了，反了……(大聲)叫廠警……叫警備司令部…

秋 (從群衆中擠出來)：哼，上了九年的工，今兒個逼得我走頭無路，我也給你們拼了……(衆拉住)

韓 (息事地)：諸位……諸位……別吵……別吵……

張 (大聲呼喝)：都出去，這是嗎地方？出去……

宋 (走上前，一字一字地)：這是……麼……地……方？

衆：工人自己的地方○

老：這是我自己親手，弟兄們親手一塊磚，一筐土給你們蓋的地方……是我們窮工人的……

陳：(想溜出去)……叫廠警……叫警察局……

(群衆又起了一陣騷動，)有人叫：「警察來了……警察來

了！」)

張、陳：哼！你們想造反，想暴動，……你們敢？

(廠警甲、乙持鎗入，陳、張剛才的那副卑賤像，又抖起了精神。)

警甲乙：你們幹什麼，……都出去……

陳 (對警察)：……跟着我走……和我……

(警察保護着張、陳下。群眾一部份在屋內，一部份在外面痛罵)

宋 (對門外)：叫廠警，誰怕…，她媽的，有錢的給你送禮，有親的給你說情，都能上工，她媽的老子做了十幾年工，有本領，看八台車，你們不要，因為老子窮，呸……

韓 (上前勸解)：算了吧，諸位……息息氣……

王 (同情地)：她媽的，有錢的王八也大三輩，這是什麼世道兒？

甲：她媽的，這叫驗工，操她娘，黑着良心，把人當猴兒耍？

乙：多少年來的氣，現在憋不住了，工人就不是人，就不要活下去了？

秋：娘兒們，女人就不是人，就該受你們糟踏！仗着上面的勢力，欺壓工人，讓我們一輩子給你們當牛馬……啊…… (王三，韓也被捲入這漩渦中了)

王：幾十年來的冤氣，到那兒說理去？

老：那兒說理去，他們一夥忘八蛋良心都沒了，還說什麼理？咱們要團結起來，和他們幹……

衆：對，幹……

宋：咱們窮，窮得有志氣，憑力氣吃飯，二隻手打天下，咱們流血流汗打出來的天下，讓這夥忘八蛋來享福，踩住咱們的脖

子，不行，忍不下去了，和他們拼……

韓 (憐惜地但不竟流露本色)：咳，沒法兒想，這年頭兒誰不是這樣……

老 (慢慢地轉過身來)：誰不是這樣？老弟，你這句話說差了，打我上工到現在，我看得多，也懂得多，誰不知道，人家有錢的就不是這樣；人家有門子，攀交情的就不是這樣；人家皇親國戚就不是這樣……人家…… (猛的咳嗽，群眾上前勸阻) ……

韓：你歇一歇……咳……算了……那末大年紀了，忍耐一點兒吧？……和爲貴，忍爲高……

宋：去你的吧，還忍耐，再忍耐就快進棺材了……

老 (堅毅地)：你還讓我忍耐，從那麼點兒忍耐到現在，你還要我忍耐？你還要那些千千萬萬年青的工人忍耐到老？忍耐到我們的下一輩子 (開朗地)？不，我們忍不住了……我們要翻個世道兒……

宋：等着吧 (用手比了一個八字) 好多地方早翻過來了，咱們這兒總有一天……

衆：對！總有那一天！

(註)「露 西」：照一照的意思

(註)「力 八」：外行

(註)「情好兒」：錯不了的意思

——幕急下——

鑰匙在誰手裡？ 胡可·羽山

(獨幕話劇)

時： 天津解放時○

地： 某工廠的一個材料廠○

人： 王鳳岐 看材料廠的工人，五十多歲○

小 鳳 其女，十七八歲○

解放軍 連長○戰士：甲，乙，丙○

蔣 軍 副團長○兵：a，b，c，d○軍械上士○

群 衆 甲，乙等多人「可酌情增多或減少」

景： 這是材料廠的院子內，正中有兩扇大鐵門，門上有一把大鎖鎖住○門外左面有一個單人掩體，上有幾袋沙袋○門的右前邊爲王鳳岐的住屋，在台上只可看見這間屋子的門窗○台的左前面有一顆樹和幾塊大石頭○

在這個地方的左方有一座大樓，現在被蔣軍佔住；而解放軍已把它三面包圍了○左面的槍砲聲，說明那邊正在戰鬥○

蔣軍a 在這裏看守倉庫，這座倉庫因爲比較堅固，一團蔣軍，就佔用了這座倉庫作爲自己後備彈藥的儲藏庫○偶爾也有些飛子落在這個院裏，有的從上空飛馳而過○a 這時躲在單人掩體後邊，不時向右方觀察，神情不安的樣子，忽然

一陣排砲把大樓的一角打飛了！

a. 哎呀！我的娘，好厲害的大砲，樓上的人，準他媽的打成肉醬啦！敵人的砲爲什麼打的這麼準確呀？（又一砲）他奶奶的，真吊且○

（a 看見機槍像雨點般的落在那座大樓上，吓的直伸舌頭）

a. 他奶奶的，大事不好，（左右看了看沒人，忙脫下軍服，從懷裏拿出便衣穿上，又把軍服套上，一邊自語）別他媽的在這裝孫子了，早點打自己的主意吧！（剛把褲子套上，發現有人）誰呀？

（小鳳從右邊的道上來，吓了a 一跳）

小： 我○

（a 的褲子還沒穿好，就拿着槍出來逼住小鳳）你是幹什麼的？

小： （不怕，而且語言裏帶着仇視）幹什麼？這就是我的家，還不讓回呀？

a： （威脅的口氣）咳！這小娘們，怎麼這麼刁呀！老子問你，滿天槍子亂飛，你出來幹什麼？說！

小： 你們打你們的，我回家礙你們什麼事？你們來這兒佔上，咱們担驚受怕的，我爸爸一天一宿沒吃東西……

a： 一天一宿沒吃東西，就他媽了不得啦！老子兩天兩宿水米沒打牙……

小： 誰叫你們在這兒打呀！找罪受！

a： 哎喲！哎喲！我的千金小姐，你們他媽爬在地下室裏還嫌受罪呀！

小： 你們繳槍，人家解放軍就不打砲了○

a： （突然大聲的）你說什麼？（小倒退了一步）哈哈，我倒小

瞧了你，這麼大點的小東西，也會說這種話，繳槍！繳槍！
要像說話動動咀唇那麼容易，誰也繳他媽的了，……嚇嚇，
閑話少說，你拿的什麼？

小： 你問這幹嗎？

a： 幹嗎？要問你當然有點來頭啦！剛才我不給你說了嗎？老總
們兩天兩宿也沒吃東西兒啦？

小： 給你你也吃不得。

a： 能吃的就吃得，拿過來我看看（他去拉小，小躲，并回頭看
小屋內）

小： （叫他父親）爸爸，爸爸。

a： 你叫我揍你。

小： 爸爸，爸爸。

（屋內王鳳歧的咳嗽聲，繼而很快開門出來）

王： 小鳳，小鳳，（見情忙上前來）老總，他是我的女兒。

小： 你的女兒怎麼不跟你住一塊兒？

王： 這邊打仗，她害怕，我把她送到鄰家去躲躲。

a： 有他媽的什麼躲頭，該死他媽的活不了，該活的也他媽的死
不了。

王： 是啊！該死的活不了啊！小鳳，走，咱們回去。（白了a兩眼）

a： 對了，快滾回去吧，別出來轉悠啦，槍子沒長着眼睛碰上了
不是好玩的，去。

（王、小下。a忙回到原地）

a： （低頭看見自己還穿着便褲不覺笑起來）他奶奶的，這那像
個老總呀！咳！這時候還管他像不像，越不像越他媽的好，
（穿褲子又小心把槍碰倒了，吓了一跳）唉呀！好吓，真他
娘的草木皆兵啦！

(左面較近處突然擲起一連串的機槍聲，a 忙拿起槍注視，那面有人來了)

a：誰呀？我的老天爺，可別是敵人，（人近）誰？

軍械上士：（走上）我，怎麼就你一個人站崗？

a：是！本來四個人，那邊打的緊，昨天抽調走了三個！

軍：（扭頭見後邊的還未上，急躁起來）他媽的，還沒沖過來，衛兵，你去，叫他們無論槍子多稠，也要馬上沖過來。

a：（沒聽清他們是誰）誰們？

軍：木頭，後邊，後邊，那些來扛砲彈的人。

a：啊！扛砲彈的……

軍：草他娘，你死死聽着，敵人已經突破前沿，接近我們那座大樓，團長命令我帶半個班來，取毒氣彈，迫擊砲彈；從那座大樓到這兒的胡同叫敵人用機槍封鎖了！我沖過來了，他們還截在那邊。你去，去叫他們沒了腦袋也要馬上通過敵人火力封鎖，趕快過來，聽清了沒有？

a：聽清了。（忙持槍跑下）

（在他們說話時，王鳳歧已出來聽着，這時軍械上士才發現他）

軍：（兇惡的）誰叫你出來的？（大有人人皆與自己為敵的恐懼）

王：（賠笑）長官，我是這兒看倉庫的，出來解糞。

軍：你聽什麼？

王：我什麼也沒聽，光聽說你們開大門來，我來幫幫忙吧，你一個人也推不開。

軍：這老頭兒倒不壞，自動的援助國軍呀！來吧，咱們光把門打開，他們一來就扛走。（掏出一把大鑰匙來走近他）

王：這裏邊一箱一箱的全是一樣的砲彈呀？

軍：沒見過吧？你們當然見不着囉！我可成天跟這些砲彈，炸藥，毒瓦斯泡上啦，泡了他媽的四、五年！

王：這里還有毒瓦斯？

軍：（望遠處）草你媽！這些怕死的鬼，怎麼還不來！（又對王）迫擊砲專打死角，一砲能打死幾十口子，這會兒敵人已經冲到咱們眼前不遠了，迫擊砲正當緊用着啦！（又望）我草你媽，你們還不來，等會又叫我去挨團長的尅吧！

王：咳！你們也太受罪了，動不動的還要死人，這一個砲彈就能打死幾十口子人，把這裏邊裝的砲彈全弄出去，不是要死個幾千口子呀！

軍：打仗就是他娘的提着腦瓜子玩命的事，那算什麼。

王：（話語雙關）誰要積個德把這些砲彈放着不用，這世界上就能少死幾千人，幾千人每人有家，家裏有老婆，孩子，一總算起，中國就多幾萬人活着。

軍：那感情不壞。（還未覺出）

王：我打個比方吧，你要不開這門，把鑰匙往那兒一扔，換上個便衣溜啦，你不是救活幾萬人，你自己個也保住了命，一家子也能團圓。

軍：（突然火了）草你媽，你說什麼？（打王兩耳光）你他媽是「匪諜」來這兒瓦解軍心呀！現在沒工夫跟你算帳，……快給我滾（又向左看）怎麼還不來呀？這些怕死鬼！

王：嘿嘿，您別生氣，我這是打比方啦！

（軍把大門開了，王却從旁邊拿起一根棒子，正當軍開半扇門時，冷不防的從後邊打了他一悶棒，軍倒地但未死，王上去一把卡住頸子卡死他了。小鳳聽見響聲奔上）

小：（以為王出了事了）爸爸：爸爸……

王：（以手止之）別叫，快來！（小跑過去，王忙把地上的鑰匙拾起，和小一塊兒把門關上又鎖上，然後把小鳳拉到一邊。）

王：（激動得發抖，眼裏要冒出火來）好孩子，你媽是怎麼死的？

小：（眼淚在眼裏滾動）燒……燒死的。

王：誰燒死她……你說（也要掉淚）

小：（仇恨）陳長捷，王八羔子國軍們！（指死屍）

王：好孩子，他們，他們一把火，就把咱們家燒了，我幾十年做工辛辛苦苦置下的一個窮家，一把火就完啦！（近於自語）你媽病在炕上，我要去背她出來，王八羔子們拿刺刀堵住我不讓去，你媽就活活的燒死在裏頭啦！咱們沒有家我才把你帶到這兒來。（激奮）咱們村子幾百戶，城外幾十個村子，上千上萬的人們，都和咱們一樣，和咱們一樣。……小鳳……死的死啦，活着的無家可歸，這些，這些都是陳長捷和他那把子國軍幹的呀！

（左邊的機槍聲時而點射，時而連發）

小：爸爸！咱們報仇！

王：（堅決的）對呀！咱們報仇！

小：爸爸！

王：好孩子！你爸爸求你一件事，你敢做嗎？

小：敢！我敢！

王：好孩子，你把這鑰匙拿去，交給你張大叔，叫他好好的收起來。你聽，（左方遠處的槍聲激烈）那邊，在橋邊上，那裏有解放軍，你把鑰匙交給你張大叔，你就上那兒去，去說給你解放軍的叔叔大哥們，這兒有敵人，（敵人二字重唸）你把他們帶到這兒來打吧，這邊來一堵，就把那些王八羔子（指左方）國軍全堵死啦！鳳兒，鳳兒，解放軍要不趕快把他

們解決了，我們連這個窮家都保不住，他們會把倉庫連咱家一塊燒了，咱們父兒倆也就完了。

小：爸爸，敢，要給我媽報仇出氣，我敢！

王：你可小心……

小：爸爸，你放心吧，解放軍的槍子不打好人！

王：（忽然警覺的）你快，快走吧！

小：爸爸，你呢。

王：我不走。

小：國軍要是回來呢？……

王：不怕，好孩子，這兒還有倉庫呢，我要好好的守着，等咱們的人來到……

小：你也小心啦！爸爸！

王：你快走吧！別管我了。

（小有些戀戀地望了他爸爸一會兒，好像預感着會出什麼事一樣，最後死死的盯了王一眼，好像是最後的一眼，然後很快的扭頭跑下）

王：（他已抱着必死的決心，也戀戀地凝望着小鳳下去，好像看見她已走出危險地帶，才很快地扭轉頭來，動作迅速的抓起打死人的棒子，把他扔到亂木頭堆裏去了。正欲去拖走死屍，發現有人來連忙折下，匆匆的由左後方下）

（左面槍聲中斷，但還有不連續的點射，大樓上的槍砲聲也漸漸沉寂，蔣軍A.B.C跑上）

A：（跑上還向後面）快啦！快啦！敵人封鎖了咱們半個鐘頭，早他媽誤了時間……

B：（他是班長）團長下了八道命令啦！真要殺頭，咱們八個腦袋都他媽沒啦！快！快！

- C：幸好這會兒敵人圍攻的不緊啦！要不，彈藥接濟不上了。
- A：（見台上無人，叫）軍械上士，軍械上士，咳，人呢……（發現死屍）哎呀，看他咽的這個窮樣，咳，軍械上士，醒醒吧，醒醒吧，下雨啦，外邊睡去吧。（發現不對，摸）哎呀！他奶奶的，沒氣啦！
- A：真他媽（也摸了摸）這是怎麼回事？
- C：得了急症啦！不，叫飛子打死了吧！
- B：快找鑰匙吧！死就死他的，咱們的任務要緊。
- （他們搜遍屍體沒找着鑰匙）
- A：怎麼會沒有呢？
- C：莫非他忘了帶來。
- B：沒有的事，他幹什麼吃的，快找地下。
- A：他帶着的，剛才來的時候，他還拿着這麼不郎不郎的轉着玩呢！我看見的……
- （找一陣也無所獲，三個人急了）
- A：這有鬼啦！
- B：不對勁兒（踢a一脚）這院裏有旁人嗎？
- A：有個看倉庫的老家伙，
- B：去，去，叫他來！
- A：咳，他一個半死不活的老頭子，問他有什麼用？
- B：少費話快去吧。
- A：王老頭，王老頭，（無人應，持槍跑到小屋的門邊抵開門一看沒人）怪啦，人呢？真他媽大白天的活見鬼啦！
- （這時王已上，但在倉庫後邊偷聽他們的話）
- B：準是他把鑰匙拿走了。
- C：他拿它有什麼用？

- B : 什麼用，他是「匪諜」！（對 a）誰叫你離開這兒的？
： 誰叫我離開這兒的（指死屍）他叫我找你們去……
- B : 草，又不是三歲兩歲怕丟了，找他娘的什麼勁兒……他奶奶的，這，這怎麼辦？沒有鑰匙，下一百道命令，把我們砍成八十八塊兒，也運不出去砲彈。
- C : 得，找別的傢伙砸開鎖吧！白瞪着兩眼頂什麼用。
（他們正分頭找東西，王突上，懷裏抱着幾根碎木頭，吓了他們一跳）
- A : 誰？（看見）啊！王老頭，正好，剛找你沒找着。班長，就是他。
- B : 過來，（兇狠的）你就是那個看倉庫的老傢伙？
- 王 : （有預防，不動聲色）是我，長官。
- B : 鑰匙在誰手裏？
- 王 : （故作驚訝）什麼，這大門的鑰匙沒有啦？糟糕！
（B 猛地把王懷裏的柴火打撒一地，上去抓住他的胸襟，先揍了兩下，才檢查，但沒有，狠狠的把王抵到一邊去）。
- B : 我問你，你剛才幹什麼去啦？
- 王 : 我檢點柴火回家做飯。
- B : （指死屍）他是怎麼死的？
- 王 : 怎麼人也死啦？（故作驚訝）咳，這是怎麼說的，剛才還有說有笑的，怎麼一轉眼的功夫……
- B : 你裝什麼蒜，這院裏沒有別人。
- 王 : 長官，是這麼回事，（指 a）這位老總不是還見來着，（指死屍）這位長官來的時候，我就上後邊檢柴火去啦！
- B : （問 a）是嗎？
- A : 大概是……

B：什麼大概……

A：是，我見他好像上後邊去啦！

王：我剛走到第二個倉庫那裏，（拉B指給看）那不是，我就走到那兒，忽然聽到這邊槍嚮，巴巴兩聲，很清楚很脆，我沒想着會出什麼事，就去檢柴火去啦，誰想到……

B：檢柴火？（對a）你去看看他屋裏有爐子沒有？

王：沒有，打嚮以後，我才搬到這兒住的，咱們城外的家不是說要掃清射界麼？叫你們一把火燒了！

C：那可不是咱這個團燒的。

B：別說這些費話，（對王）真的。

王：沒有一句假話，沒爐子，你看沒有煙囪也沒有冒烟，見天檢碎木片做飯吃。

A：呃，你走了以後真是聽見槍嚮嗎？

王：真的，我老頭子，這麼大年紀了，不說半句假話。

（突然又飛過幾聲清脆的槍聲，有的落在他們左近，他們忙爬下）

C：沒問題，感情是叫飛子打死的。報告班長，咱們別攔事了，還是趕快想辦法砸門吧！（一個一個爬起來）

王：（假裝積極）對了，鑰匙沒有了，只好砸門。

C：老頭兒，你們這兒有銅頭沒有。

王：有，有。

B：在那兒。

王：叫你們鎖在裏邊啦！我說拿出來，你們不讓拿，說裏邊裝砲彈，不叫我走近倉庫，要拿出來多好。

B：草，你說的倒好聽，快快去給找銅頭來，鐵鎚，洋鎚都行，沒有，大木頭棒子也可以……你們（指兵們）也去找。

王：傢俱全叫你們鎖在裏邊了，（看見B要發作忙改話頭）咱們盡量想法找傢伙吧！趕快砸開，前邊不是急着要用砲彈麼？

（砲彈二字帶着勝利的傲氣說）

（他們四下里去找傢俱，a找來一把破鏟，c找了一把洋鎬，王從自己屋裏拿出一把小斧子）

王：這是我劈柴的。

B：（奪過來）給我。

王：可小心啦！把是活的。

A：這鐵鏟還沒二斤呢，（對C）你那比我這還不頂事。

B：那來的這麼多費話，快砸。

（他們動手砸，王在旁笑着，但也不時的望右方，他在盼望小鳳快帶解放軍來。）

C：（砸鎖，砸幾下斧頭掉了，拾起按上，又砸了幾下，斧頭又掉了，把他的頭砸了一下。他火了，把斧子把朝着王打去，王閃開）草你媽，你這是什麼斧子呀？把老子打的好疼。

A：（也砸的滿頭大汗，無濟於事歇下來）不頂用，鏟都成了他媽的春捲啦，那鎖動也不動。

C：得，咱們他媽再砸兩個月也開不了，這麼結實的大鎖憑這幾把破傢伙就行啦！

B：老傢伙你給砸。

王：行了。（王幫砸自然也不行）

B：再找傢伙去，（對王）好好砸。

（A.B.C.均下去找東西，王看見他們下，就歇下來，一會兒B先找上那根打死人的棒子，王見事不妥，怕漏了，忙去接棒子。）

王：來，我給砸。

B： 你去一邊吧！我自個兒會砸，
（王緊盯着那根棒子，生怕他發現上面的血跡，但B仍未發現正要舉棒砸時，後邊有人聲）
（副團長聲：「在那兒呀！噏，在那兒」？）

B： 報告副團長，在這兒，

副： （匆匆上，火氣頂大）砲彈呢？砲彈呢？咳！來了半個鐘頭啦，你們怎麼搞的，門還沒開開？敵人又開始進攻啦，你們想把全團人毀在那兒不是？鑰匙在誰手裡？

B： 報告副團長，不是我們……鑰匙不見啦，軍械上士叫飛子打死了！

副： 什麼！（大吃一驚）（見死屍）你早不死晚不死，眼看全團人彈盡糧絕了，你……

B： 報告副團長，咱們通過敵人的火力封鎖，到這兒他就死了。

副： （急忙過去看了看死屍，扭回頭）這兒有什麼人住着？

B： 就一個老頭兒別的我不知道。（指王，這時副才發現）

副： （瞪着兩眼一步一步的威逼過去，王站在那裡不動，鎮靜的）你是幹什麼的？搜查過他沒有？

B： 搜查過了，什麼也沒有，他就是這兒看倉庫的。

副： 除了你還有誰？

王： 沒有旁人。

副： （向B）除了他還有誰？

B： （向A）除了他還有誰？

A： 報告副團長，還有，還有一個小娘們，是他的女兒。

副： 在那兒？

王： 她本來在鄰家躲着，剛才給我送糧食回來……

副： （厲聲）我問你，她現在去哪兒？

王：送來以後，她又回去啦！

（左面槍砲聲又緊起來，副回頭看了看更加急躁）

副：誰家？

王：就是從這邊後門出去，穿出那條胡同到大街，一直往東南去，到了一座三層的大樓再往右邊拐過……（拖延時間）

副：够了！（怒火中燒）

B：這麼遠……那兒去找，草（踢王一脚）

副：哼！，我告訴你，老傢伙，你乖乖把鑰匙給我拿出來，饒了你這條狗命；否則，（順手在地下拾起那根棒子）看見沒有，不拿出來，我就亂棒揍死你，快說鑰匙在誰手裡？（逼近，拿起棒子，發現上邊有血）嗯，這上邊怎麼有血？（忙拿起棒子走到死屍那裡，找尋傷痕）

王：（毫無懼色在準備一切嚴動的考驗）……

副：（罵C）你們這群胡塗東西，誰說他是飛子打死的？他身上半點傷印也沒有，腦袋給打破了，明明是這棒子打的，把他給我捆上。

C：是。（解下自己綁腿捆上王）木頭眼鏡瞧不透，鬧了半天就是你幹的。

王：什麼，是我？你有什麼憑據？可別冤枉好人啦！……

副：哼！，不是你，不是你是誰？

王：他死的時候，我正到後邊檢柴火去了，（指a）老總們瞧見的，我走到第二倉庫那邊，就聽見這邊有幾聲槍響。

副：你倒會編啦！（正要上去打王）

（蔣軍d 匆匆跑上）

d：報告副團長，團長命令趕快把彈藥送上去，前邊的彈藥只能支持十五分鐘了！還有，敵人已經接近樓跟前最後一道工事

，團長說不要毒氣彈和迫擊砲彈了。叫馬上送去二十箱手榴彈，三十箱機槍子彈，限五分鐘送到，送不到按軍法從事。完結！

副：怎麼搞的，敵人進展這麼快嗎？第二道防綫全部給突破啦？

d：十分鐘以前第二道防綫就叫突破了，我們的傷亡太大，全團只剩下幾百人啦！……

副：這我知道，我們沒有組織反沖鋒嗎？

a：組織不起來，敵人火力太猛，我們的彈藥又接濟不上……

副：得了，得了，你趕快回去報告團長，就說軍械上士叫人打死了。鑰匙不翼而飛，到現在還沒個着落，我們在這兒盡量設辦法能多快送去，就多快送去。

d：鑰匙真的不見了嗎？

副：告訴團長，五分鐘的時間反正送不到。

d：還有什麼事嗎？

副：沒有了，趕快回去。

d：敬禮。（返身持槍跑下）

副：（望着d下去，絕望的暴躁起來了，光知道下命令，這兒的情形這麼糟，你知道嗎？這是什麼時候，還打官腔。軍法從事，草你娘，誰還不知道誰什麼時候完旦呢！（返回逼王）我命令你把鑰匙拿出來。

王：我又沒有拿着。

副：（掏出槍）限你一分鐘，再不拿出來，我就扣火啦！

王：哎呀！我的長官老爺，我一個死老頭子，拿你們的鑰匙幹嗎呀？那會你們要佔這個倉庫放砲彈，我就求過你們，我說這兒不妥當，這兒不妥當，你們偏要佔，這鎖，這鑰匙都是英國造的，咱們全廠子就兩把鑰匙，要是丟了誰也沒法子打開

這門……………

副：（似乎有了一線希望）兩把鑰匙，那一把呢？

王：那一把廠裡機務股拿着呢，你們佔了這地方，第二天就打響了，他們沒來過。

副：你們機務股住在那條街？

王：在市中心，離這有五六里地，聽說那兒已經叫解放軍佔住啦！

副：他們的電話號碼？

王：電線打拆了，電話昨天就不通啦！

副：（突然嚴厲地）你別給我玩花樣，我再命令你，沒有鑰匙，也得把這門給我砸開，限你兩分鐘，砸不開我崩了你！

王：長官，那幾把大鋤頭叫你們鎖在裡邊啦！

副：（拔出槍又止，一個人在台上踱了幾趟又變了一付面孔來（對王）老頭兒，你也替我們想想，上級的命令，我們不執行，就得掉腦袋，你要知道鑰匙在誰手裡，只要拿出來，我保險不給你受罪；而且可以請求上級給你些獎賞。

（王搖頭）

副：獎給你五千金元券。

（王又搖頭）

副：一萬，五萬，十萬，只要你說出來鑰匙在誰手裡，多少也行。

王：（冷笑，搖頭，並輕蔑他）謝謝長官，咱沒那們福氣，再說我那兒能知道鑰匙在誰手裡呢？

副：（已經忍受不了王的這種態度，但爲了弄出鑰匙，不得不強壓住自己的火）我敢斷定鑰匙你一定知道，你應當爲國家着想，國軍爲了你們「戡亂建國」忍饑挨凍，不辭辛苦你們應

當很好的援助國軍，特別是你是國家的人……

王： 國家，國家是誰的，是你們少數人的，我在天津衛當了二十多年的泥水匠，我們一塊磚一塊磚的蓋起了幾百幾千座大樓。可是請你看看，我們住的是什麼樣的房子？（指自己的小屋）我當了一二十年的泥水匠，就窮了一二十年，去年蓋大樓的時候摔壞了腿，我才上這兒來看倉庫，這就是國家給我的好處，你看清了這間小房子，這是人家工廠借給我住的。我的家本來在城外，已經讓國軍一把火燒成灰了，連我的老伴也叫你們燒死啦！這就是你們給我們做的好事！

副： （火已升到不可壓抑的程度，掏出槍來對王開火）草你媽！
（王應聲倒地，昏厥過去）……

（副正要上去看看死了沒有，打算再補一槍時，倉庫後面機槍聲突起，子彈好像就從他們頭頂飛過）

A： （首先驚惶）哎呀！不好，敵人抄了咱們的後路啦！

C： 趕快跑吧！（不管三七二十一，A、C向左方飛奔而下）

副： 別跑！別跑！（但無效，接着B跑下，副也隨着奔下）

（在驚惶中，黏甲，乙正在此時從後方跑下，台上無人，靜片刻。小鳳帶解放軍連長從倉庫後邊上，小鳳在給連長指示方向）

小： 同志就打這兒過去，那不是，打那道磚牆下邊去，看，那兒有個口子，打那口子出去就到了那條大胡同，胡同那邊就是敵人。

連： （激動的）好，小姑娘，謝謝你，等我們把敵人消滅了，再回來看你。

小： 我和我爸爸就住在這兒（回手指院子）我媽叫他們燒死了，叔叔給我媽報仇呀！

連：小姑娘，我們一定給你媽報仇，不把敵人消滅不回來見你，再見。

小：再見。

（隊伍從那邊開過去，小鳳搖着手送他們）

小：同志們，可別叫國軍們跑了，給我媽報仇呀！

聲：小姑娘，你放心吧，我們一定替你報仇！

聲：你快回去吧，麻煩你給我們帶路。

小：同志們，再見再見。

（外邊也有再見的聲音，反映着戰士們勝利的情緒，小鳳目送他們走到遠處，才回過頭來見台上無人，有些奇怪）

小：（叫）爸爸，爸爸，（奔向小屋，可是一腳絆住了王，見是王，忙俯身叫）爸爸……（發現王受了傷）血！爸爸，爸爸，爸爸，（大慟，使勁的搖王）

王：（從昏厥中蘇醒過來，見小鳳激奮的）小鳳，鳳兒，是你！

小：（比較放心了）是我，爸爸，你怎麼啦？

王：（以手指之，問）解放軍來了嗎？

小：來了！爸爸！

王：他們去……去了沒有？

小：去了，我給他們指了道，才回來的，爸爸你……

王：（近乎自語）真的來了？

小：真的。

王：真的！好，把他們毀掉，毀掉……

小：爸爸你受傷了，誰打的？

王：那把子國軍，小鳳不要哭，你爸爸受點苦不要緊，只要解放軍來了，只要把他們毀掉，我死了也痛快，死了也合上眼了。

小：爸爸我扶你回家吧！

王：不，我就在這兒，我要看看他們叫解放軍毀掉。

小：爸爸看你肩膀上淨血，我給你找點布包上……

王：不要，你趕快去給解放軍帶路吧，別管我啦！

小：我把他們帶去啦，爸爸。

王：那你就在這兒陪着我，看……

（當王剛說出「看」的時候，左面一聲巨響，屋瓦爲之震動，這是解放軍的爆破，緊跟着爆破的是，喊殺聲，沖鋒號聲）

小：爸爸你看，你看，前邊那道大牆塌啦！

王：（興奮的）好，解放軍沖鋒啦！

小：看，看同志們沖上樓啦！

王：（激動）好！好！

（這時解放軍的後續部隊從右方上來）

小：（發現）同志們！

（王無語，貫注會神的注視解放軍的一切行爲）

解甲：大伯，（對小鳳）他怎麼啦？他就是打死運砲彈的敵人，把大門鎖上的王大伯？

小：是，他是我爸爸，敵人向他要鑰匙要不出來，就打了他一槍。
（這時從右方跑來解丙）

解丙：嘿！同志們，別走啦！那座大樓的敵人已經全部消滅啦！營長命令後續部隊在此地休息，待命。

小：同志！敵人全消滅啦？

解丙：全消滅啦！不繳槍的打死了，活著的繳了槍！

解甲：（向舞台左方）同志們，咱們班就在原地休息吧！（回頭）大伯你那兒受傷啦？

小：這兒，肩上。

解甲：（對解乙）來，我們給大伯包上，我這兒還有個救急包。

（解甲，乙給王包傷，王激動而興奮的一把抓住解甲的手。他頭一次看見解放軍；但，很久以前他就渴望着他們，像渴念自己最親近的家人一樣，這時多少年的鬱結和想望，海水似的全都奔放出來）

王：（聲音已經有些顫抖）你們，你們就是解放軍嗎？（解甲點頭）你們真來了？！（對小鳳）小鳳，你爸爸還活着吧？我不是在做夢？

小：爸爸不是在做夢！

王：那麼，我的眼是睜着的吧？

解甲：好好生生的，和我的一樣！

王：親人們，你們可來啦！

解甲：大伯，這回你做了一件頂光榮頂重要的事呀！

（他們說着給王包紮着）

小：同志！你們怎麼也知道我爸爸的事！

解乙：我們聽隔壁張大叔說的！

王：同志們，我做的這件事不算什麼，這是咱們自己個兒的事情。○（激動而興奮的）同志們，親人們，我是頭一回看見你們，可我們好像早就認識。○我在天津衛做了廿多年的工，天天從大清早出去，擦黑才能回到家，做一天工累的週身疼，還吃不飽穿不暖，可就在這時候，我也沒有忘了你們呀！天天我都在盼着你們來，好像盼望我的兄弟和兒子趕回家一樣。○

解甲：大伯，現在可見着啦！以前是叫國民黨反動派把我們截開，叫我們哥兒們，爺兒們見不上面。○大伯，我在家也是做工的，給人家地主扛長活。○共產黨來了，我才翻了身，我們解放軍大部份都是工人、農民出身的，我們早就盼着回家來看你

老人家呢！

王： 同志們，我太想你們啦！

小： 爸爸你少說點話吧，說多了對你的傷口不好的。

王： 鳳兒，你爸爸太高興啦！（立起來他們扶着他）敵人毀掉了，你媽的仇報了，親人們回來了，我為什麼不高興？我為什麼不高興？

羣衆： 同志們！

解甲： 工人弟兄們，大家都來啦！那座大樓的敵人一個團，已經叫咱們消滅了……

羣甲： 早該他們死啦！

羣乙： 同志們打的真硬！

羣丙： 砲吊的特別準，我們在樓上窗戶眼兒瞅着沒有一砲打不上的。

羣丁： 咱們工人哥兒們早盼你們來啦！一聽說你們打天津衛，咱們就偷偷的開了會，商量怎麼把工廠保護好，等來了，好交給咱們自己個兒的人。

解甲： 好呀！你們工作也頂偉大的，（解放軍和工人們握手，互相問好，情緒極為熱烈）

（這時通訊員（即解丙）匆匆上）

解丙： 嘿嘿，你們連長指導員呢！

解乙： 什麼事呀，小劉？

解丙： 營長命令，全營在後邊的大街上集合，市中心還有敵人沒有消滅，團部命令，我們去打那個地方。

解乙： 好，這下可該咱立功啦！

解丙： 哼哼，你不立功，就算完成任務啦！（跑下）

解甲： 王三保，李有林，你們在這兒看守着倉庫，大門的鑰匙在誰

手裡呀？

王： 小鳳，鑰匙？

小： 張大叔，鑰匙，

羣甲： 拴保，鑰匙呢？

（一個個叫下去，隨即一個個的把鑰匙傳上來，最後交給王
○王親自拿着，交給解甲）

王： 你們要走（拉住解甲）把敵人消滅了，記住回家來吃飯○

小： 同志，我還給你們領路去吧！

解甲： 不，我們有嚮導，你在家好好照顧大伯吧！回頭我們還來，把大伯送到醫院裡去，大伯！你好好養傷吧！

（羣衆狂歡相送，羣衆中升起來一面大紅旗，呼着口號，有的老大娘，老工人，青年拉着解放軍話別）

解甲： 同志們，準備出發○立起，槍上肩，齊步走○（他帶隊下，回頭搖手）王大伯，小鳳，工友同志們，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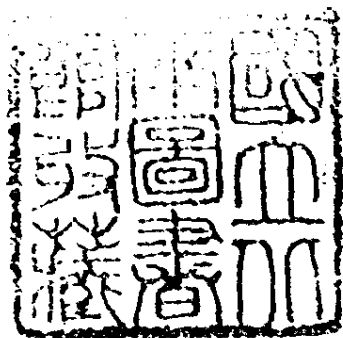
王： 別忘了，回頭上家來○

衆： 再見，再見，

（在歡呼聲中，解放軍向前進，紅旗飄揚着，遠處的槍砲聲清晰可聞）

—— 幕 ——

1949. 1. 30. 天津



JUNE 2 1949

人民音樂社啟事：

贈

本社自出版解放歌選以來，荷蒙廣大羣衆之熱烈愛護，兩月內已銷售四萬餘冊，現在爲了進一步滿足讀者要求，發展新文藝出版事業，特將人民音樂社擴大爲人民藝術出版社（現並編輯「工廠文藝叢刊」）以前本社所出之解放歌選第一、二、三、集之版權，均屬於人民藝術出版社所有，特此公告。

工廠文藝叢刊

第二、三輯

不日即出

解放歌選

第三集（紅五月專號）已於本月二十五日出版內容有「紅五月」「紀念五一節」「下江南」「前進吧兄弟」及中紡工人創作的「扛棉花包歌」「紡紗織布歌」等新歌曲二十二首，不但內容豐富，切合現實，而且在形式上也頗多樣性，有齊唱，領唱，輪唱，合唱等，代售處爲各地新華書店。

解放歌選

第一集及第二集（兒童歌曲專號）現再版，欲購從速。

工廠文藝叢刊徵稿

- 一. 反映工人生活的劇本、歌詞、鼓詞、快板等均所歡迎。尤其歡迎工人自己寫的創作。
- 二. 不用的稿件，當誠懇提出意見並負責退回。
- 三. 稿件請抄寫清楚，並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和地址。
- 四. 稿件一經發表，當致薄酬。
- 五. 稿件請寄萬全道八十四號人民藝術出版社。

工廠文藝叢刊之一

驗 工

著 作 者	余 曉 等
出 版 者	天 津 人 民 藝 術 出 版 社 萬 全 道 八 十 四 號
經 銷 者	各 地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新 記 同 興 印 刷 廠 天 津 南 市 燕 樂 後 十 九 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出版

85
98
2

工廠文藝叢刊之一 驗工
人民藝術出版社 出版